

# 在張力中成就培育

董澤龍

祈禱！讓所有事情似乎只是依仗你自己而不是天主。

行動！讓所有事情似乎只依仗天主，而不是自己。

依納爵傳統的嘉言

## 引發反思這主題的原因

十多年來自己有幸從事靈修及培育的工作，遇到種種人性的經驗及成長的努力，都嘗試去聆聽及陪伴，也會去反思所見到的現象。其中感受較深的是很多有心人都渴望成長，也有一定的培育的機會及條件，但發現他們往往舉步為艱，事倍功半。當然其中的因素很多，不能概括而論；但缺乏某些視野及狀態的培育其實是關鍵的，就是我想說的對張力<sup>1</sup>的意識及承載。

要體會張力的臨在及意義，首先在培育上要從靜態要求進入操作的思維。所謂靜態要求是指培育主要以某種榜樣或模範為導向，領導以具體目標為指引，如守時、誠實、考試成績、運動表現及業績等等。現代社會更精準地以指數或數據或量化來指出客觀事實，於是彼此都知道甚麼是成功失敗，甚麼是未達標準，清楚的要求及期待由此衍生，成功模範變成是大家所嚮往的。

---

<sup>1</sup> 從張力來看依納爵靈修本文並非原創。可參閱貝瑞及杜赫提合著的《行動中的默觀者》：光啟 2014。

同時，信仰及文化傳統，尤其是聖經及典籍更容易加強了這進路的說服力，所謂引經據典，鞏固了對某些價值及標準的認同，例如十誡、德行及禮儀的規範等，都讓培育與被培育者有清楚的參照及目標，彼此沒有爭議，剩下的只是能做到或遵守與否的課題而已。

但這種以靜態要求為導向的培育有它的限度。最明顯的是容易以成敗來看人或事情，正與培育人的目標背道而馳。譬如在靈修上學習祈禱！避靜者容易抱怨或失望地說：不會祈禱；祈禱很失敗；跟主的關係很遠等等。其實他們已是信徒中特別熱心的一群，願意花時間並放棄其他享受來靜思反省；天主在他們心中怎麼會不重要呢？天主為他們怎麼會遠呢？就祈禱來說他們已有很好的前設及基礎了，只是在祈禱中出現某些困難，未有放於一張力的視野來明白及處理，而單純只以祈禱的時段中有沒有特定的收穫，例如與主的親密感、從反省所得的靈感、或內心的平安等來做判斷祈禱的成敗。這正是靜態培育的限度吧！

其實，當一個人靜下來祈禱靜觀時，出現各種情緒的起伏是正常不過，甚至是很有幫助的。譬如憤怒油然而生，經文默想不下去，甚至覺得對天主不滿，於是認為祈禱是徒勞無功的，甚至令自己與天主更遠。但試看約納先知書，前面三章述說了先知從逃避使命到服膺派遣到尼尼微的故事，但真正的主題直到第四章才出現，就是約納放任表達對天主的不滿，而天主也展開與他的對話；書本結束時彼此的對話似乎仍在繼續。這才是真實的祈禱，前面的故事是在鋪墊這真正的相遇和交談。所以與主在內心有張力或對抗並不是祈禱的障礙，而是我們首先有沒有接納與明白它而已。

再者，靜態培育因著重留意成敗得失，容易走向對己對人不成熟的判斷及決定，包括判斷某種失敗後而只走向決心定志！中間缺乏了解的過程。再引用上述的例子，認為祈禱不理想，培育者可能只強調對方繼續努力及嘗試，不要放棄，但沒有興趣去探索這憤怒的意思，甚至看成是一種阻礙。有時候，一個人的生氣可能是天主在肯定及同理他，當事人的祈禱是去體會這生氣與主的關係，而不只是不放棄祈禱，讓這情感消滅而已。因為若天主跟自己站在一起，這憤怒的情緒不單不是障礙，反而是與主走向親密的有用中介。但前題是當事人有能力去承載最初浮起的不舒服或張力。

事實上，靜態培育傾向忽略情感的複雜性，甚至讓感覺麻目而不自知。曾跟一位很盡責及用心的修會長上交談，聽她娓娓道來工作的種種。跟著在欣賞中我不其然問她一句：妳享受妳所做的嗎？她突然變得很茫然的看著我，好像我的問題是來自外星球的，不明所以。從這裡談開去，就漸漸明白她只看每天的工作是責任，從不跟情感掛鉤，開心與否並不重要。表面聽來沒甚麼大不了，卻忽略了一個可能的盲點，就是她與自己、他人及天主的存在性關係。一個盡責的人可以是令別人很難受的，如果她傾向忽略別人的痛苦和不滿，實踐了使命是否有果實呢？如果她也不去體會從天主而來對她盡責的積極或消極的回應，她如何領受從天主而來的肯定或邀請改變呢？若不注意自己的情感，她又如何體會天主在關心自己呢？

情感反映價值，忽略情感的多樣性及張力等於是盲目於價值的豐饒對人所作的邀請及分辨過程。依納爵在病床上的皈依經驗基本上是一個留意情感及分辨其價值的過程，不在此贅述了。重點是他容許了兩種喜樂在內心形成一張力的過程，而問自己究竟

更在意甚麼。靈修基本上是在平心中提出一個「更」的問題，去回答它基本上是留意情感的脈動；而情感不是單一的，在某一瞬間更深層的情感還未有機會浮上到意識中被留意。培育者或當事人就需要具有張力的視野讓被忽略或壓抑了的價值逐漸呈現，大概這也是依納爵在皈依後看到幫助人靈作為優先的原因。

那麼究竟甚麼是操作的思維呢？在這裡想反省幾點。首先，它意含在培育中雙方都需要留意及認識內在狀態的種種，並發展一種能力去陪伴及引導它們。這裡引申出探索的重要性，雙方都承認有不清楚的地方，有別於在靜態培育中對要求及目標的清晰度。跟著的操作便是定期的交談及溝通，無論是透過個人或團體的交談，儘量去刻劃及表達內在狀態的多樣及豐饒，其中就可能包含對立及模糊的情感世界。過程中其實包含不少張力，因為負面的情感如憤怒、嫉妒、憂愁、擔心等等都似乎與正向的培育目標大相逕庭，雙方都需要一份謙遜去承認及面對，並從其中引發頓悟，才能使人豁然開朗，最後體會內在的改變及成長。

不過，習慣地交談似乎還沒有成為培育中重要的一環，不要說深度了。在不少男性修道院裡，吃飯都有點像囫圇吞棗，幾分鐘大家就散席，中間彼此都是沉默，偶而幾句也沒有甚麼話題或興趣多聊下去，這樣怎麼會培養表達自己的習慣及能力呢？事實上，彼此的交談在操作上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去經驗接納和愛。在我們的文化中，似乎較少將愛放在交談的脈絡中，去理解及體會關心對方，無論對方是否可愛。愛多指向服務或為對方做點甚麼。被培育者若在內心的張力及矛盾中感到被接納及關懷，那份愛的力量足以令一個人體會自己的價值，並願意改變。

從這個角度看培育，重點就不再在於完成外在的目標，如學業成績或很聽話或很主動等，而是提昇內在的能力去承載生命中無法逃脫的張力，而選擇真我的回應。這裡不免牽涉到分辨的課題，正是依納爵靈修所強調的。上文已稍作提及分辨神類本身就不免碰及內在的張力。同時，卻較少有文章提及分辨天主旨意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張力，即面對內心的失落。在分辨時，不單只努力去看天主的旨意，其實同時是放棄其他的可能性，很多時隱含很大的犧牲。若沒有很清楚將這份張力及痛苦放到意識中去體會，分辨上的自由可能會大打折扣，逃避這份痛苦而不自知。

最後，承載張力也是走向真正修和所必須的。修和是靜態培育中所強調的目標之一，它代表了基督信仰核心的價值及要求。可是，太快強調修和會流於表面及勉強，或者因做不到而不甘心、失望及自責等，失去更深了解自己的機會及個人更大的整合。基本上，修和包含了愛與恨的張力；這兩方面的情感都需要得到足夠的關懷及照顧，尤其在天主及摯愛面前，能夠真實地傾訴，容許等待的過程，那麼修和及引申出的放下、放鬆及放開才有可能成就。另外，兩個人因衝突所引起的傷痛很多時重點不在當下的事件，所謂不能寬恕是因為過去較大及較深的傷害還未得到救贖，原因可能是壓抑了，不在意識之中；或許知道，但從來沒有正視並放在祈禱中與主交談；或拒絕承認它的重要性等等，這些都是內心張力的主題，培育者若對這些幅度沒有察覺，要求修和只會是力不從心。

基於以上這些考察及信念，下文想表達對張力本身的一些理解，首先從歷史的描述開始，即在聖經中列舉事例及從聖依納爵自身旅程的點滴，證明張力的臨在及重要。其實有關的內容相當豐富，但由於篇幅所限，會很精簡地交待過去。跟著是嘗試從幾

方面對張力這現象作一綜合的理解，這是本文的重點，包括外在與內在經驗的張力，內在動態的張力，及意識操作中的張力等，期待對培育中這關鍵及核心的部份，能提高一點有用的意識及參考。

## 在聖經中的張力

先從舊約來看，天主的屬性就在張力中，仁愛與公義似乎是永遠化解不了的矛盾。天主拯救了以色列人安然渡過紅海，卻令眾多的埃及將士葬身於其中。某一方面眷顧了以色列人，卻令他們經歷亡國及流放之痛。在撒慕爾紀上中，還因撒烏耳沒有進行種族清洗而拋棄他為王。天主祝福了約伯很多，卻讓他經歷了難以忍受的煎熬及創傷。在歐瑟亞先知書 11 章，天主似乎毫不掩飾祂情緒的波動改變，對以色列子民前後態度不一樣。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以色列神學家並不在意這份張力及看似矛盾的鋪陳會減弱信仰上主的說服力。

再者，在不少事件中，背後究竟是天主的作為，還只是人的選擇，也常在張力中呈現。亞巴郎獻子故事的前後差異，究竟是天主自己在要求上的改變，還是來自亞巴郎自己的洞見，人神之間的互動是張力，也是心有靈犀，水乳交融啊！聖祖一方面是天主的人，但啟示的作者毫不掩飾他們的脆弱，甚至不忠，這些在亞巴郎（創 12:10ff）、雅各伯（創 27），到後來的達味王（撒 上）都是顯而易見的。反過來說，他們人性的脆弱所帶來的張力並沒有減弱與主的關係，關鍵是甚麼，值得我們思量。最後，舊約聖經本身的文體就是一種張力，哪些是歷史，哪些是寓言，哪些是詩歌，引申在閱讀時不同的解經方法及態度，不能一概而論。伽里略就有這樣的名言：聖經是告訴我們如何上天堂，而不

是告訴我們天體如何運作！（The Bible tells us how to go to Heaven, not how the Heaven goes!）我們要承認及接受這份張力，才能做出合宜的區分。「屬凱撒的歸凱撒，屬天主的歸天主。」當然這樣說已好像沒有張力，但其實開始時並不清楚，要具有內在的能力去承載及提問。再引申就是聖經中的文字意義及深層意義，尤其放到我們現代具體不一樣的歷史環境及條件，天主透過聖經向我們說甚麼呢？這是每位誠心的信徒在讀經時所面對的張力。

來到新約，張力以另外的形態出現。主要是耶穌自己，從福音開始，就有著不同重點的基督論，是人子、默西亞、先知、善牧、死而復活的基督、天主子、大司祭等，最後總結為降生成人永生的聖言；人性與神性如何理解，都不是單一靜態的思想可以掌握。跟著是耶穌的教導，充滿矛盾的張力：得到生命反而是失去生命；神貧、哀慟等反而是有福；稅吏和娼妓會先進天國；誰不憎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不能成為祂的門徒；最後在羞辱的十字架上的死亡成為救恩的方式等等，將張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很多基督徒都似乎熟識耶穌這些言行及教導，卻鮮有明白如何體會及應用到自己及團體的經驗中，上下而求索！

## 在依納爵朝聖旅程中的張力—原始模範

依納爵靈修基本上與他自己的經驗密不可分，代表了天主親自帶領他及啟迪人走近祂的方式。奇妙的是，天主的帶領與依納爵經驗外在與內在的張力好像水乳交融。依納爵出身於貴族家庭，有八個哥哥、四個姐姐；自己卻長得很矮、只有 150 公分左右；七歲前母親已過世，16 歲左右失去父親，自小跟哥哥的孩子一起長大，自認是大人；在大人前，他感到自己很小。根據現代對人的理解，缺少母親培育的孩子，容易日後情緒低落或受模糊

的罪咎感所煎熬。成長後的他喜歡流浪冒險，似乎是在回應隱藏及不能排解的需要，以彌補失去的母愛養育。

依納爵的生命的契機來自一顆炮彈，將他的生命前景徹底打碎，變得前路茫茫。但有趣的是，在九個月的養病過程中，他有安靜的空間思考將來，進入了皈依的現象學：第一步是在靜默中碰觸一己內在的最深處，是年青時很害怕面對，並會反抗或否認。人心靈的隱密內庭直至痛苦來臨在才被創造出來，內在某些東西被喚醒。直至人在內心成功地創造了一份寧靜，否則天主不會跟我們說話。「誰願意失去生命，才能得到生命。」（瑪竇 16:25）

後來在茫萊撒，依納爵經歷另一次內心的轉化。跟隨傳統去活出一個補贖者的面貌，懺悔己罪，克己苦身，表面的好處是與過去的虛榮一刀兩斷；但更深的壞處是被惡神所利用，造就更大的自我中心，以為靠己力可成聖，失去了基本的明智，幾乎要斷送自己的生命。這時候，在卡陶內河邊，靠著恩典他體會了天主的直接通傳，獲得了無比的光照，放下了不必要的執著及補贖者的面貌，去幫助人靈。大概從此以後，克己苦身與輕省地去服事成為他恆常地在內心一份健康的張力。

本來在依納爵的分辨中，耶路撒冷是他旅程的終點，打算終身留在此地去效發主耶穌，卻想不到是他重新分辨的起點，首先要回到家鄉，看天主以後如何帶領。這裡也牽涉到直接跟隨願望與服從中介的張力。堅持要去聖地是來自他內心真實的渴望，但當合法的權威宣示不同的決定時，依納爵卻願意順服。他的靈修開始展現出這樣的彈性。



延伸下去，可以看到依納爵在西班牙及巴黎要面對個人獨行及需要結集同伴的張力；在巴黎求學時是知性的培育與宗教靈感間的平衡；與同伴一齊發願後是準備分散到各地，但依納爵卻需要回到家鄉養病來回復健康，一份植根的需要。在建立耶穌會的過程，一方面服務草根，體會貧窮，但卻需要周旋於貴族及教會高層之中，爭取肯定及支持。最後，在建立耶穌會後，一方面要彈性及有機地活出和傳遞修會的神恩，但同時要建立固定的架構來實施有效的管理。其中的張力是少不了，甚至是常態。

會憲是清楚及精細的法律條文，要求會士們明白及遵守。但依納爵的私人秘書朴蘭考（Polanco）在給沙勿略中曾這樣說：「耶穌會是在實際狀況中去調適，因為我們父親依納爵是一個讓生活經驗教導自己的人，是會容許生活放在修會硬性的法律之上。每一位長上所作的美好判斷是代表著去照顧，將修會的法律應用到獨特的狀況中。」在另外一處：「我們父親依納爵，身體健康還可以。我希望他能一直這樣，直至會憲基本上定稿。我們也深信，因著天主特別的上智，這些條文不應該完成，只要經驗繼續教導我們很多事情，直至修會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較強大的根基。」事實上，當依納爵離世時，會憲仍然開放，作出修正。

## 外在與內在經驗的張力

在這裡外在經驗泛指價值的取向，內在經驗意謂因價值而引發的情感導向。**Feelings are values refined in spontaneity.** 我們自發的喜好是反映著追求的價值。其中一部份是感官的指向，例如傾向享樂，避免受苦；兩種食物出現時會自然選取更符合自己口味的。但藉著教育及鼓勵，人在內心及精神生活上也會發展出超越了感官傾向而有追求更高價值的情感經驗。例如守時比不理會上

課時間令我們更感歡愉或實在。守時背後的意義及價值令我們內心平安。

在從小的教育中，我們不免靜態地接受了某些價值的高低，例如勤有功，戲無益。但不是在每個時刻這些層級優次都是明顯的。休息及遊玩對某些工作狂的人意義特別重大，勤勞反而不需要強調。這樣的人反而在投入忙碌工作時，要學習留意從內心浮出渴望休息及放鬆的呼聲，身體的僵硬及疲累是最好的徵兆。在這裡所謂張力是去發現及尊重這份拉扯的事實，而不只是強調或留意那較明顯的價值及傾向。

從中學到大學階段，其中一個最深刻的經驗是關於舉手發問。每次上課遇到不解的時刻，內心總有渴望舉手請老師進一步解釋及澄清，但最後總是失敗收場，因著膽怯都放棄了。若當時我能跟一位輔導傾談，和他能幫我去體會內心這張力的事實，將它放到反省或祈禱中，我或許有能力去追隨內心真實的情感而發問。張力的浮現其實是一種挑戰一己去發掘真我的呼聲。在列王紀上 19 章，厄里亞體會了上主不在強風、地震及烈火中，反而出現在微風中。這象徵揭示了在我們內心各種脈動中，不要只留意那些強大的情感力量，例如很害怕不敢舉手，引來別人的注意及批評。反而是那微弱但想認識真理的興趣及追尋。這種明辨跟教宗強調福音的喜樂息息相關。很多基督徒規行矩步，像上述曾提及那位修女面無表情，每天盡責完成別人眼中認為是對的事情，但卻不認識或不習慣去留意內心情感所顯示的張力及更大的價值，去選擇更有喜樂精神的面貌，為福音見證失諸交臂。

外在與內在經驗經常出現的另一種張力是要求與就緒之間。舊約訓道篇已明示：事事有定時！問題是要求有時，而個人內在是否就緒去實踐之際卻不一定配合。培育者如何去默觀這份落差呢？靜態培育大概不太重視這張力，培育者多強調被培育者未儘力或不夠決心，甚至抗拒及不合作。當然有可能是這樣，但更多情況是當事人內心未準備妥當，需要時間及幫忙去克服某些障礙。前面提及自己舉手發問，經過不少歲月才找到那真實的渴望及勇氣。不少善良的基督徒都面對寬恕這課題，感覺很痛苦及自責未能寬恕對方。那麼培育者如何去默觀及疏理這內心就緒的過程呢？還是雙方只能慨嘆力不從心而已？反過來，如果雙方都明白及接受這是一健康的張力，成為生命及祈禱的主題呈現在主面前，疏理內心所受的傷害及痛苦，讓恩寵在它的時間轉化人的內心，才會獲得真實的力量去寬恕。重要是在這等待的過程彼此都能在愛及諒解中承載這張力所引起的不安。

另一種張力發生在顯現與隱藏之間。士林哲學的名言：「最先看到的是最後才有的，最先有的要最後才知道。」一位秘書工作不稱職，當然令老闆生氣，但可能是這份工作不適合她，她後來找到一份專門辦活動的崗位時，便相當認真投入。面對一個處境或狀況，顯現的常常只是一小部份，未知的比例要大得多。新約中有名的耶穌十二齡講道，聖母及聖若瑟痛苦地在耶路撒冷找了耶穌三天，找到時耶穌竟說：「你們為甚麼尋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嗎？」（路 2:49）聖母不明白祂所說的話，但她的反應是：「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路 2:51）這裡啟示的不單是聖母的聖德，更是生命中一份真相及智慧。不明白常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但我們不習慣去承認及接受它，更不會想到讓那未知及隱藏的逐漸呈現，自己可以等待。默存在心反映著

內心某種安然，雖然聖母同時感到痛苦及不解，卻安然地容讓自己未知的部份存在，不讓它誇大，好像減損了自己的尊嚴及價值。因著這份內歛及收持，承載了內心的張力，聖母沒有用言語及行為傷害與耶穌的關係。這份靈修的視野不正是我們這個強調資訊--甚麼都可知道的時代特別需要嗎？

最後，在培育中我們要留意團體與個人之間的張力。無論從思想的追求普遍性，或信仰的實踐在主內合而為一，或法律上要求人人都要遵守等，團體利益的考慮不免是優先的。但基督信仰之美也在於：「我來是給人生命，給人更豐盛的生命」（若 10:10）這份成就個人的「更」很多時與團體原有的和諧及寧靜產生矛盾，甚至衝突。上述耶穌十二歲時所作的選擇是其中的例子。當耶穌來到瑪爾大家中，瑪利亞選擇陪伴及聆聽主，也不免引起瑪爾大以團體價值來批判妹妹，甚至理直氣壯要求主介入（路 10:38-42）。這樣做，一方面看來是人之常情，但從培育的角度看，這種視野就有其限度及狹隘之處，正正是耶穌要指示出來的。瑪爾大在張力中沒有內在空間去考慮個人選擇的可能性及適切性，她不願意接受這份拉扯及差異是可以的，甚至是正常的，於是對天主的心意失諸交臂啊！事實上，在家庭及團體，不少成員以批判及羞恥的語言或暗示來阻止差異的出現。「他這樣做令大家面子何存啊！」這類話語背後代表著對當下的張力及矛盾沒法承受，就很難平心交談下去，找出甚麼是更好的選擇。

## 個人內在動態的張力

一方面每個人都是自己經驗的專家，一己的狀況只有自己最清楚。但人內在的狀況卻是複雜的，自己所認知及執著的不一定是最真實的，甚至有可能是虛幻的。為培育及成長，我們需要意

識及承認這可能性，才能向更大的真實開放。依納爵在病床上的經驗是很好的例子。最初他內心最澎湃的傾向是回到世俗的事業中，並以追求那位高貴的女士為目標及動力來源，並從而感到欣喜。但因為在病床的時間較久，並有幸閱讀耶穌傳及聖人傳記，才逐漸在細膩的留意中發現自己對仿效他們同樣欣喜，甚至比較出前者的欣喜很快在心靈中走向乾枯，而後者的欣喜卻像繞樑三日，回味無窮。因著對這份張力及差異的承載及了解，竟然造就了一位聖人的雛型，走向徹底追隨基督的道路。在這裡順道帶出交談的重要性，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像依納爵長時間默觀自己內在世界的機遇，但與有經驗的人及團體交談或分享，較微弱但更深入及真實的呼聲才有可能被留意及關懷。匝凱與耶穌的相遇是很好的例子，耶穌的臨在及與祂的交談，使他當下作出了徹底皈依的選擇（路 19:1-10）。

若上述是內心明顯與較隱藏動態間的張力，現在想陳述的是在個人及團體歷史發展中自然冒起的張力，是在熟悉與新穎之間。人習慣停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Comfort Zone**），一般對改變是抗拒的。雖然保守原有的秩序及美好是重要的，但我們信仰的是一位不斷在創造的主。培育者如何容許自己及被培育者處身在這張力中呢？很多時這張力成為彼此衝突的導火線；也不容易被放到信仰及靈修的視野來明白，只能看成是負面的衝突，儘量避免或壓制。教宗方濟各去年發佈關於婚姻《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通諭，邀請神職要在分辨的態度中去牧養離婚的教友，引起了教會中不少人士的不解，甚至反對，認為是對離婚的縱容。這種反應不正是反映出對張力的恐懼，及不知道如何承載嗎？跟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引來的不安及反感很相似。主耶穌自己似乎通過祂的經驗要我們正視而不是逃避這樣的課題。

俗語有云：「好」是「更好」的敵人！安於在善中不一定是在造就人的生命。在傳統的倫理認知中，就已有誠命與福音勸喻的對照。福音中富少年（谷 10:17-27）的故事道出了這樣的張力。耶穌對富少年的勸喻有其類比性，不一定只針對傳統中對修道生活的理解。天主教在人的心靈中會按祂自由對人的召叫，在某特定歷史的時刻，會對人作出意外的邀請，不一定是當事人所期待的，富少年陷入憂愁之中是一個象徵。記得當修士時，約了當時的陸毅神父在澳門關閘等候，準備跟他去江門及其他地方，好了解一下他的社會服務工作。可是到了約定時間他沒有出現，猜想及明白老人家大概忘了與我有約，自己去了。等了一段時間後當然打算回會院，但同時在內心冒起一份冒險的渴望：既然我知道他是在江門，我可以自己去那裡跟他會合啊！有了這種想法，卻自然同時冒起一絲恐懼，自己沒去過，並且旅途中可能有意外。諸多爭扎後，終於毅然前往。背後是想體會一下將來作為傳教士的勇氣及嘗試的精神，當時給了自己更大內心的推動力，克服了各種合理的恐懼。最後果然在江門的聖堂找到他，更相信是來自天主的推動及祝福。這份內心張力及爭扎的經驗為我彌足珍貴。

總結而言，選擇更好本身具有一份模糊的特質，不容易辨別及確定。因為它通常不代表廣泛的普遍性，例如亞巴郎七十歲要離開故鄉的蒙召或後來被主要求奉獻依撒格，後又體會以羔羊來代替等，都是一種很獨特及個人的召叫，不足為外人道。同時，它的確定性較少來自多數人的認同。例如耶穌三次預言受苦，門徒都不明所以，伯多祿甚至明言勸阻。這份「更」的呼召，是源自在愛中渴望對主以愛還愛的情懷及慷慨，只有愛者在愛中才能體會及確定一心靈有其理性，是理性本身不能明白的（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that reason itself does not understand — by Blaise Pascal)。所以培育是要明白及接受這樣明顯的內在張力標記的出現：就是當更大的善出現在個人的視野中時，一方面在人性上經驗很大的孤獨感，震懾及疑惑，另一方面卻同時有來自主的安慰，吸引及歡愉。

這份熟悉及承載為愈顯主榮是不可或缺的。

## 意識操作中的張力

在這裡所論述的意識操作是根據郎尼根（Bernard Lonergan）的洞見。他區分了人對事物或一己的認知是走過四層拾級而上的超越過程，即從經驗（Experience）到明瞭（Understanding）、從明瞭到判斷（Judgement），從判斷到決定（Decision），並在決定後從新有了新的經驗，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EUJD 基本上有兩重操作方向，可以是同時發生。首先是對自身以外一總世界的認知及行動，另一方面是對自身內在世界的體會，這兩者本身已構成一張力要學習同時承載，而一般的培育卻只強調或側重對外的操作，因而失去了很重要的自我覺察及認識。

意識的操作的要求是在經驗中要留意（Be attentive）、在明瞭中要聰敏（Be intelligent）、在判斷中要合理（Be reasonable）及在決定行動中負責任（Be responsible）。不過，在對外及對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中很容易出現偏頗。例如：一個人可以很敏銳去留意及專注他人的感官資訊，所謂眉頭眼額很通透，卻經常忽略或不想碰觸個人當下的情感世界，不是茫然無知，就是支吾以對。某君可以對客觀世界的提問及了解都很聰敏，不過對

自己的真實需要很愚昧，甚少提問，旁人可能比他看得更清楚。一個科學家可以很開放來搜集證據來證明及判斷自己的研究，但對別人向自己作出評價或建議不容易聆聽，去作為參考的證據；在別人眼中是很固執的。有些年輕人勇於嘗試新的價值，挑戰傳統，擁護創新，卻不容易確定自身的能力及價值，很多自我懷疑。這些事實在培育上告訴了我們甚麼呢？

現在讓我們再細看每一步的操作。我個人靈修上一個分水嶺是這樣的：在修士任教階段時有一次見神師，跟他分享最近不太愜意的經驗，就是對當時在學校那位校長的不滿。我大概對神師這樣說：「我不介意他能力怎樣，但他這樣對老師是不行的；我不介意他想法怎樣，但他這樣跟學生說話是不好的見證！」當時神師瞪眼看著我，緩緩地說：「**Stephen**，你介意吧！」當時聽到後頓覺納悶，不明所以。本來期望神師多問我不滿的細節，或同情體會我的處境等。後來才逐漸明白他是邀請我跟自己真實的感受連繫，而我自己反而故意或不知不覺地去掩飾或否認它。意識操作的第一步是留意經驗，但經驗本身不是完全自明的。人的原罪或傷害會將真實的經驗蒙蔽。很有意思天主對人的第一個提問就是：「你在哪裡？」（創 3:9）我的蒙蔽大概是：若我對別人介意是不成熟或客觀的，我要站在不受情緒干擾地說出事實才算準確，不被人詬病。背後也包括一份擔心不被人接納的恐懼等。這些內在經驗慢慢才被自己發現，接納及明白。所以培育者要知道這份張力的存在，說出來的不一定是經驗的核心，更重要的可能被隱藏或忽略需要放在一己的視野中，像我當時的神師那份洞見，一句很簡單的話就引導了我有某種重生的體驗。

明瞭也是在張力中。一方面好像只要努力多想，就會明白。讀書時做數學及物理功課有這種體驗，多想多做就會掌握要學的



數學命題及如何應用。但另一方面，明瞭不是可以直接操控的，多看不等於就會明瞭。例如：有些人會留意到自己常容易憤怒及發脾氣，最簡單的明瞭當然是歸咎於外在因素，是因為某些人事的不合理或愚昧導致自己憤怒。但究竟是甚麼令自己控制不住情緒而常失控或不禮貌就大概需要有興趣及耐性來上下求索。那份洞見的浮現很多時是一份恩寵，而不只是靠個人的努力，包括見輔導找幫忙就足夠的。最近帶一個退省，避靜者一直是訴諸理性的人，很難碰觸一己的情感經驗。經過幾次的交談後，在一次祈禱中，他想起了六歲時弟弟出生，父母告訴他已長大了，不能再被太多關顧，甚至要照顧弟弟。他碰觸自己當時其實很渴望父母的愛，但從此父母給他的時間及專注就跟以前不同了，於是便專注於學習，以理性發展來調整一己情感的失落。這份洞察使他重新發現自己豐富的情感世界，心與腦重新通暢了。這裡想指出的是走向真實的明瞭是一份張力，它不是即時可以出現，需要培育者有這份視野，並作出適當的引導去發現。還有，明瞭不等於知道；知道完成在判斷之中，要搜集證據去判斷一己的明瞭是否正確，這種努力本身已是一份張力，要有內在的自由去承載對人對己的明瞭可能是錯的，需要更正。所謂謙遜跟這份培育不無關係。不是很多人準備好或接受自己會錯的張力，在教會中也不例外。

現在綜合來看判斷與決定。前者呈現真相，後者體現價值。引用 Carl Jung 所說的：在早晨是真實的事物，到了黃昏時可能已變成是謊言。（**What is true in the morning can become lies in the evening!**）原因是舊有的判斷及決定不一定適合新的經驗及情境。人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能一部通書用到老。父母對孩子小時候某些的管教方式一定不能應用於青春期，不然只會導致不停的家

庭衝突。願意及有能力去提問及辨別這些合理及適用性就具有一份張力，不是每個人都隨時準備好。這份開放本身就需要靈修。更複雜一點，這裡也牽涉永恆真理或最高原則與具體調整及適應之間的張力，有時亦不是短時間就可以清楚解決，當事人要有一份承載，嘗試及不斷反省的過程。例如利瑪竇來到中國傳福音所採用的適應政策是否合乎福音及信仰要求，就不是短時間可以蓋棺定論。但要進入友善及建設性的交談就需要內在的安穩去承載一份模糊但具有很大張力的辯證過程，也需要在時間中有耐性去等待不同經驗的印證，而不是只見到一些不理想現象就訴諸於語言暴力或攻擊。這段歷史是否給我們某種有用的參照去承載今天中國教會的張力。

郎尼根用了一個很富張力的圖像來解釋他的認知理論，一把剪刀具備上下兩塊刀片，同時互動時才能發揮作用，向前剪進，不能只依靠單一的。EUJD 代表了下面的刀片由下而上的認知，而DJUE 則是反方向，象徵著上面的刀片由上而下的理解。新的經驗拾級而上走向新的決定，而已有的價值及決定需要放在新的經驗中去消化吸收，彼此參照才較有把握在特定的歷史處境中作出好的判斷及決定，所謂傳統與現代的交談即在於此，雙方都要具備承受張力的態度及能力才能作出較理想的分辨。

## 結論——張力作為在靈修上的視野

神操【22】是這樣說的：為使講授神操的人及聽講者協力同心，互助互勉，預先應該假定：凡基督的真實信徒，對他人的言論，與其偏於誹議，毋寧傾於袒護；若真袒護不得，便應追究他是怎樣懂法，若他實在懂錯，方可本著愛心予以糾正；如猶未足，仍需想盡辦法，使他確認真理，以免誤入歧途。

處身在宗教改革，劍拔弩張的時代，聖依納爵便具有這樣的睿智去承載當時在教義上常有不同理解所帶來的張力，容讓了交談的可能，並造就了分辨的基礎。願拙文對張力作出一點有系統的整理，能幫助當代的信徒更有信心及條件去承載生命及信仰所帶來的張力，不亢不卑去承載它。

事實上，若承載張力所帶來的是一份內在的苦惱及不安，筆者相信這為信徒是另一種向度去體現神操第三週的動力，就是以愛還愛去分受耶穌的苦難，以此來陪伴受苦的基督，同時讓這位因愛而受苦的主陪伴自己。願我們能多從愛的角度去體會及明白生命中無可避免的張力事實，以勇敢及謙遜的心懷繼續上下求索！